

宋书强 著

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辜鸿铭

*Gu Hongming*

大家  
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辜鸿铭

宋书强 著

# 大家精要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SK16N147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辜鸿铭 / 宋书强著.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5

(大家精要)

ISBN 978-7-5613-7340-8

I. ①辜… II. ①宋… III. ①辜鸿铭(1856—1928) — 传记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5398号

辜鸿铭 GU HONGMING

宋书强 著

责任编辑 王西莹

封面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 × 98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7340-8

定 价 2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3879 传真: (029) 85307864 85303629

## 丛书编委会

---

总 策 划：来新国 王文成

编委会主任：郭齐勇 周晓亮

编 委：来新国 陈知涯 张 彧 尹格韬 沈 众  
王文成 孟淑贤 周长志 罗养毅 秦 丹  
乌 琛

# 目 录

## 第1章 生在南洋 学在西洋 / 001

- 一、华侨家庭的混血儿 / 001
- 二、留学欧洲的前辈少年 / 006

## 第2章 仕在北洋之幕府二十年 / 020

- 一、决意回国的假洋鬼子 / 020
- 二、张总督府的洋文案 / 026
- 三、传统文化的补习生 / 036
- 四、折向儒学的保守汉 / 042
- 五、太后和拳民的辩护者 / 054
- 六、传统文化在世界的发言人 / 066

## 第3章 仕在北洋之京都北京 / 079

- 一、垂死王朝的外务部郎 / 079
- 二、袁大总统的死对头 / 100
- 三、大清帝国的最后一根辫子 / 108

## 第4章 教在北大 / 123

一、校园里的怪教授 / 123

二、新思潮的抗争者 / 131

## 第5章 抑郁而终 / 146

## 附录

年谱 / 150

主要著作 / 153

## 第 1 章

### 生在南洋 学在西洋

#### 一、华侨家庭的混血儿

##### 南洋华侨家世传奇

“我之姓‘辜’，考其姓氏由来，祖先最早必定是些罪犯。但这并不足以引以为羞；如果你数典忘祖，那才真正可耻！”“五四”前后，在给北大的学生谈到自己这个少见的姓氏时，辜鸿铭这样说。“辜”字在古代汉语里确实有“罪”的意思，而一些关于姓氏的书中，也有犯罪后感到悔恨而改姓辜的说法。但是，如果据此以为辜鸿铭喜欢自毁祖先，那就错了，这是老辜惯常的讲话方式。拿祖先说事，不过是虚晃一枪，真正要讨伐的则是他眼中那些所谓“数典忘祖”的西化行为。其实辜鸿铭从未说起过辜家先祖的事迹。即使是他那迁往南洋的近祖，他也很少提及。

辜鸿铭于 1857 年 7 月（咸丰七年）出生在南洋英属马来亚（马来西亚独立前的称呼）的槟榔屿（今槟城）的一个华侨之家。辜家原籍福建厦门同安，所以辜鸿铭自称是厦门人，他

的英文名就是 Amoy Ku（辜厦门）。不过现在同安很少有辜姓，偶尔有也和辜鸿铭并不同祖。还有一种说法是，辜家的先祖本姓陈，世代在福建厦门同安捕鱼为生。传到了第十二世陈敦源的时候，一次陈敦源酒后失手伤人，为躲避官府的缉拿，携带家眷出逃到南洋，最后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落户，成为开垦这块蛮荒之地的华人前驱。时过境迁，陈敦源痛定思痛，罪疚之心难以释怀，于是干脆改姓辜，以示悔罪之意。因此，辜鸿铭宣称自己的祖先是罪犯不是没有依据的。

辜家先祖因何迁到槟榔屿，我们并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一直到辜鸿铭的曾祖辜礼欢时，辜家才在当地立住了脚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当时槟榔屿上的居民并不多，除了当地土著居民和少量印度人之外，半数以上的人口都是辗转来此谋生的华人。这些华人主要来自中国南部的福建、广东和海南等地，以捕鱼、开掘锡矿和种植橡胶为生。辜礼欢本来也是一个很穷的劳工，大概靠捕鱼生活，不过他为人厚道老实、勤劳能干，又比较热心，逐渐成为岛上华侨当中有些威望的首领，在当地土著和印度人当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槟榔屿位于马来亚北部，是一个面积约二百八十平方公里的小岛，以盛产槟榔而得名。岛上终年阳光普照，森林遍布各处。公元 1786 年，英国殖民者占领了马来半岛，并将槟榔屿改名为“威尔斯王子岛”。据说由赖特带领的殖民船队首次在这块人生地不熟的小岛登陆时，辜礼欢最先带领几个淳朴的当地人赶来表示友好和欢迎之意，并送给赖特一条渔网。赖特等人大为高兴和感激，认为辜礼欢是“当地最可敬的华人”。于是英国人在这里建立殖民统治后，赖特推荐了辜礼欢担任当地居民的行政首脑——首任甲必丹（Captain，指首领和头目），职责是协助殖民政府处理当地事务。捕鱼出身的辜礼欢成为当地



的甲必丹之后，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又开始经商，同时兼事垦殖，地位、财富和声望都与日俱增，成为当地的显赫人物。

辜礼欢的儿子当中，有出息的当数辜国财、辜安平和辜龙池三人。辜安平小时候被送回中国读书，考中了进士，并曾在晚清名臣林则徐手下为官，后来调到台湾任职。据说现在台湾的巨商显贵辜显荣和辜振甫等人就是他的直系后人。辜国财和辜龙池则继承了辜礼欢的衣钵，在政治上继续保持了和英国殖民者的合作关系。辜国财曾经协助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占领新加坡，并在这里大兴建设，使得新加坡成为一个自由港，是到新加坡最早的中国人之一。辜龙池则曾在马来亚的吉打州政府中担任要职，后来又回到槟榔屿定居。辜龙池有个儿子不喜欢像父亲那样从政，而是帮助一个叫布朗的英国商人在槟榔屿经营橡胶园，他就是辜紫云，辜鸿铭的亲生父亲。由于认真负责、精明能干又善于管理，辜紫云把橡胶园经营得很出色，颇得布朗的赏识和信任，成为老板的密友。

辜紫云的家庭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辜紫云是中国人，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操一口流利的闽南话，也能讲马来语和英语。而他的妻子，则是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人，说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和英语。辜紫云家里是以英语和闽南话作为双料的会话语言的，这种家庭环境，也使得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在辜鸿铭之前，辜紫云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名叫辜鸿德。1857年7月19日，辜紫云的第二个儿子又在马来亚的酷暑盛夏呱呱坠地。这意味着辜家的家族将进一步壮大繁荣，欣喜的父亲给儿子取名“汤生”（Tomson），字鸿铭。“鸿铭”的意思是“功德铭文”，包含了辜紫云对儿子长大后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期望。由于出生在跨国婚姻的家庭里，辜鸿铭和他哥哥在外貌上都有比较深的中西合璧的烙印：

黑头发微微泛黄，眼窝很深，黑眼睛透着蓝光，鼻梁高挺，皮肤白皙，一副混血儿的模样。辜鸿铭从小就聪颖异常，言行伶俐，性情也与众不同，所以深得父母的疼爱，并且也很受橡胶园老板布朗的喜欢。膝下无子的布朗夫妇，在征得辜紫云的同意之后，把辜鸿铭收为自己的义子。

## 幼童心中的中国根

出生在望族家庭里的辜鸿铭，幼年生活是相当优裕的。在他的眼里，家乡只有广阔无垠的蔚蓝色大海，一片片的白色沙滩，层层叠叠的热带丛林，连接不断的橡胶园和一栋栋的洋房别墅。这些熟悉的景象，辜鸿铭很多年后还一次次回味着，认为自己的家乡“有高山、有大海，风景好得很呢”。

但是，小辜鸿铭也敏感地看到，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大多数的华人并非像他那样无忧无虑，而是每天都在艰辛地劳动，挥洒着血汗和泪水。

辜鸿铭很小的时候，从他父祖辈口中听到过一些关于中国到马来亚的古老而神奇的传说。据说很久以前，这里被印度人霸占，他们拒绝外人在这个岛上登陆。后来一群头发和胡子都白了的人驾着一艘大船来到这里，他们的船上载着一棵高大粗壮的树，手中用的铁杵都已经锈迹斑斑。守在这里的印度人惊奇地问这些人从何而来，船上人回答说：“我们是从中国来的。”印度人问：“中国在哪里，离这里有多远啊？”船上的人回答：“有多远我们也不知道。只记得当初启程时，我们都是青壮年，现在头发都白了。落在船上的一粒种子，现在已经变成参天大树，而我们用的铁杵，也锈成现在这般模样，你说中国到这里有多远呢？”这些印度人感到非常的惊奇和钦佩，就允许中国人在这里上岸。这是当地流传很广的传说，华侨们谈

起来常常为中国人的勇敢、毅力和智慧感到骄傲。这些传说，使得辜鸿铭小时候就萌发出对自己祖国的向往之情。

但辜鸿铭并不知道，华侨口中那遥远而神奇的祖国，此刻正遭受着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浩劫。1840年，正是英国人以鸦片问题为借口，用炮舰打开了中国尘封已久的国门，逼迫清王朝签署了近代第一个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虚骄自大的天朝上国，在所谓的“蛮夷之邦”面前，充分暴露了自己的自欺、虚弱和无能。之后，西方列强沿着英国的足迹纷至沓来，他们以武力为后盾，纷纷逼迫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开始在中国攫取各种利益。

辜鸿铭出生的那一年，正是洪秀全等人掀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南中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为了剿灭这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清王朝可谓焦头烂额，心力交瘁。恰恰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英法两国又联起手来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的国都北京城被外国人占领，当时的咸丰皇帝带着大臣们仓皇逃到承德避暑山庄。这场战争最后又是以一个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而告终。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清王朝的打击更大：京城失陷并受到战火的破坏，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在遭到洗劫之后被付之一炬；咸丰皇帝没有来得及回京就死在了承德。更可恨的是，沙皇俄国趁火打劫，侵占了中国东北和西北的大片领土……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在内忧外患当中，一步步地向半殖民地的深渊沉沦。

本来中国南部沿海，特别是福建、台湾、广东等地的居民，很早就有漂洋过海外出谋生的传统。中国遭到列强侵略，封建经济一步步解体之后，一些边海的贫民因生计所迫，不得不漂洋出海找一个糊口的地方。很多人则被西方殖民者骗上了海船，贩到南洋各地，贱卖给当地的殖民者。这种充满了辛酸

和血泪的人口贸易，当时称为“猪仔贸易”。马来亚的华人当中，就有好多是这种“出番”的“猪仔”。他们经过重重艰险到了当地之后，又在谋生和立足的过程中历经艰辛。大多数人的工作，都是充当低贱的苦力。槟榔屿上的华人当中，有少数的商人，而大多是来谋生的贫民或被贩来的华工。他们做的工作，是垦荒、捕鱼、开掘锡矿和种植橡胶之类的体力活，地位是很低贱的。辜家这样的华人家庭，虽然是当地的望族，但是与英国殖民者相比，那就只能是“二等公民”了。

中华民族的海外游子，无论漂泊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根。槟榔屿上的华人，也有着很强的归宗意识。他们把中国的传统和信仰带了过来，非常强调家族团结，有一个祭祀福建陈姓祖先的祠堂，甚至还有一家完全中国式的寺院——极乐寺。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也是一个传统文化意识极强的人。他操一口流利的闽南家乡话，家里常年供奉祖宗牌位，逢年过节必定认真祭拜。每到这个时候，辜紫云都会在供奉着祖先牌位的大案前摆好水酒、果品和祭牲等供品，恭恭敬敬地上香。在香火的缭绕中，辜紫云先是自己跪下作一番虔诚的祭拜，然后命令鸿德和鸿铭两个儿子跪倒在地，叩下头去，并告诫两个儿子说：“我们的祖国在遥远的地方，但不论我们身在何处，都不能忘了那里是我们祖先的家园。”父亲的话，在辜鸿铭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植入了一条中国的根。

## 二、留学欧洲的前辈少年

### 初入英伦

大约在 1867 年前后，橡胶园园主布朗夫妇要离开马来亚，回到英国苏格兰老家。临行之前，他们把橡胶园全权委托给辜

紫云代管，并且想把义子辜鸿铭也带到苏格兰。辜紫云夫妇同意了布朗的请求。这是因为两家人之间的关系亲如一家，布朗肯定会好好照顾辜鸿铭的；另外更重要的是，小辜鸿铭是在南洋当地接受的启蒙教育，但是南洋毕竟落后，到英国后他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在学业上继续深造，这是望子成龙的辜紫云很看重的。临行前，父亲在祖宗的牌位前摆上供品，令辜鸿铭焚香跪拜，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最后，辜紫云告诫道：“现在我是完全把你托付给布朗先生了，你什么事都应该听他的话。只有两件事我要叮嘱你：第一，你不可进耶稣教；第二，你不可剪辫子。”就这样，辜鸿铭离开了自幼生长的南洋，随着布朗夫妇远渡重洋，来到布朗先生的家乡——苏格兰的爱丁堡市，开始了他接受全面系统的西方教育的十余年留学生涯。当时他的年龄只有十余岁。在中国近代留学史上，要是论留学西洋时间之早、留学时间之长、学习西学之系统完整的话，辜鸿铭算是数得着的人物。

在辜鸿铭之前，中国留学西方的著名人士似乎只有容闳一人。容闳是于1847年到美国留学的。辜鸿铭到欧洲学习两三年后，容闳率领的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一群平均年龄很小的幼童才踏上赴美国求学的道路。至于到欧洲国家留学的，辜鸿铭恐怕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人。这段经历给辜鸿铭平添了几分夸耀的资本，晚年在日本讲学时，他就自称是“中国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

初次踏上英伦三岛的土地，辜鸿铭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穿梭往来的马车汽车，琳琅满目的各种货物……大英帝国本土的繁荣与发达，与南洋殖民地的荒凉落后简直有天壤之别。

那时的英国，虽然本土只是一个人口仅有八百多万的岛国，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辜鸿铭所在的爱丁堡市，是苏格兰的故都，人称“北方的雅典”，因为这座城市的外观总是让人联想到希腊的雅典。爱丁堡又被称为“欧洲最美的城市”，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是观光客的乐园。此外，它还是座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的城市，哲学家休谟、小说家柯南·道尔、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都诞生在这里。

## 义父的调教

辜鸿铭的义父布朗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和富翁，也是一位很有教养的牧师，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在他看来，蓬勃发展中的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其实已经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工业化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也变得淡漠和利益化，穷人和富人都在不断增多，社会道德规范正在逐渐崩溃；对外，标榜“文明”的欧洲各国和美国又变成了“野兽国家”，仗恃轮船、火车、枪炮，杀人放火，疯狂侵略别的国家。欧洲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之下，蕴藏着深刻的精神危机和文化危机。当年布朗的父亲一心想让他做个学者，可是布朗还是违背了父亲的意思，选择了经商的道路，成为父亲眼里“下流没有希望的人”。成为富翁之后的布朗才渐渐明白了父亲的苦心，他曾告诉辜鸿铭：“我因为自己没有按照父亲的期望，成为一个世界上的著名学者，痛心极了！早在十几年前，我随着做买卖，走遍世界各地，到处留心找一个聪明的小孩，也没有找着……我看你很聪明，够资格，才把你选中。”布朗把他的厚望全部放在了他的养子身上，说：“我若有你的聪明，甘愿做一个学者，拯救人类；不做一个百万富翁，造福自己。让我告诉你，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但是欧洲各国和美

国的学者却有很多想学习中国的。我希望你能够学通中西，就是为了教你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能够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让人能过上真正是人的生活！”

对养子寄予厚望的布朗，在生活上给了辜鸿铭最为优裕的条件。同时，在对他的教育上，布朗更是投入了大量心血，精心地给辜鸿铭设计人生的蓝图。从南洋回到苏格兰后，布朗就把辜鸿铭送到当地一所著名的贵族中学——苏格兰公学读书。后来又把辜鸿铭转入英国的一所文法学校，让他接受优秀而严格的语言和文学训练，这为辜鸿铭后来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等语言文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依照布朗的计划，辜鸿铭应该先在英国学好语言和人文科学，然后到德国学习自然科学，再到法国学习政治和了解世故人情。待辜鸿铭学成之后，才可以回中国修习本国的传统文化。

布朗本人有的时候也亲自对辜鸿铭施教。辜鸿铭的英文从小就有了相当的基础，况且又身处苏格兰，不愁学不成英文，所以布朗决定先教他德文。辜鸿铭后来回忆说，布朗先生的教法略异于西方的传统，倒像是中国的私塾。他要求辜鸿铭随他一起背诵歌德的长诗《浮士德》。布朗告诉辜鸿铭：“在西方有神人，却极少有圣人。神人生而知之，圣人学而知之。西方毛奇是武圣，歌德是文圣。要学好德文，必须先背熟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你现在不懂德语，所以我说一句，你背一句。”他比比划划地边表演边朗诵，然后要求辜鸿铭模仿着他的动作背诵，十分有趣。辜鸿铭对这高深的德国名著并不懂，极想知道《浮士德》书里讲的是什么，但布朗坚持不肯逐字逐句地讲解。他说：“没关系，只求你说得熟，并不求你听得懂。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这本书背得——用你们中国一句话——倒背如流之时，我再讲给你听吧！”这样半年多的

时间，如同念咒一般地模仿背诵，辜鸿铭稀里糊涂地便把一部《浮士德》大致背了下来。与此同时，布朗还教辜鸿铭数学知识，并且请他的一个朋友做辜鸿铭的家庭教师，教他物理和化学，给他打下科学知识的基础。

第二年布朗才开始给辜鸿铭讲解《浮士德》。他认为越是晚讲，了解就越深，因为经典著作不同于一般著作，任何人也不能够一听就懂。这段时间里辜鸿铭并没有停顿对《浮士德》的记诵，已经做到“倒背如流”了。有一次布朗问辜鸿铭：“你学了《浮士德》，有什么感想？”辜鸿铭说：“我的思想由简单转入复杂，由浮浅转入渊深了。”布朗说：“科学知识不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浮浅入渊深么！”辜鸿铭答道：“我觉得科学知识是物质世界的变化规律，越研究越细密，越细密越清楚。文学的知识是精神世界的变化规律，越研究越渺茫，越渺茫越糊涂。我看浮士德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上帝不应该派天使救他。至于文学词句的深奥难懂，与科学词句的简明易懂，差别就更大了。”布朗陷入了沉思，说：“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两个人能回答的。欧美各国研究浮士德的人成千上万，发表批评浮士德的文章太多了。我看他们都没有资格批评浮士德，有资格批评浮士德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卡莱尔。”这是辜鸿铭第一次听说卡莱尔，这个后来对他影响很深的人物。

第二天，布朗安排辜鸿铭开始学莎士比亚的戏剧。由于辜鸿铭的英文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所以这次学习没有背熟再讲，而是边讲边学。布朗为辜鸿铭定下了半月学一部戏剧的计划。八个月之后，见辜鸿铭记诵领会奇快，计划又改为半月学三部。这样大约不到一年，辜鸿铭已经把莎士比亚的37部戏剧都烂熟于心了。

在辜鸿铭背熟莎士比亚的戏剧之后，布朗又问他：“你学



了莎士比亚有什么感想?”辜鸿铭说：“莎士比亚反映现实生活，是是非非，清清楚楚，一望而知，不似浮士德哲思深远，是是非非，恍恍惚惚，没法分辨。至于文字，莎士比亚、浮士德都美妙极了!”

布朗认为辜鸿铭的英文和德文水准已经超过了一般大学毕业的文学学士，将来足可运用自如了。但辜鸿铭只学了诗和戏剧，尚未正式涉及散文。于是布朗安排辜鸿铭读英国著名的文学和史学大师卡莱尔的历史名著——《法国革命史》。辜鸿铭此次基本转入自学，自己慢慢读慢慢背，遇有不懂的词句再去请教别人。但只读了三天，辜鸿铭就哭了起来。布朗吃惊地问：“你怎么了?”辜鸿铭回答说：“散文不如戏剧好背。”布朗又问辜鸿铭背诵的进度，发现他每天读三页，于是释然：“你每天读得太多了。背诵散文作品每天半页到一页就够多了。背诵散文同样是求熟不求快，快而不熟则等于没学。”于是辜鸿铭便接着记诵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他越读越有兴致，可是读多了便无法背熟。若按布朗的要求慢慢来，又控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就这样时快时慢地把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读完了。后来辜鸿铭终于征得布朗的同意，可以随便阅读义父家中的藏书了。由于他出众的语言天赋和学习能力，许多书籍他虽然只是随便翻阅，但也在不经意间“过目成诵”了。

辜鸿铭深厚的西方素养极得益于童年背诵《浮士德》、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法国革命史》等西方名著的经历。他后来在北京大学教英文诗时，有学生向他请教掌握西文的妙法，他答曰：“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做根基。”辜鸿铭曾说：“学英文最好像英国人教孩子一样的学，从小教他们背诵儿歌，稍大一点就教背诗背圣经，像中国人教孩子背四书五经一样。”他认为，“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